

唐诗研究系列



皮陆诗歌研究

P I L U S H I G E Y A N J I U

◎ 王锡九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皮陆诗歌研究

王锡九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皮陆诗歌研究 / 王锡九著.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5

ISBN 7-81052-806-8

I. 皮... II. 王... III. ①皮日休(约 834~883)
—诗歌—文学研究②陆龟蒙(?~881)—诗歌—文学
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2965 号

皮陆诗歌研究

王锡九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241

发行部 0551-5107784

电子信箱 ahdxcchps@mail.hf.ah.cn

责任编辑 彭君华

封面设计 孟献辉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47 千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2-806-8/I·61

定价 19.8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皮陆述论	(1)
第一节 “皮陆”并称的由来及其含义	(1)
第二节 “皮陆”并称的文学史意义	(5)
一、唱和诗的大纛	(8)
二、联句诗的重镇	(17)
三、杂体诗的建树	(20)
四、“皮陆体”的创获	(24)
第三节 “皮陆”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31)
一、效法皮、陆,代不乏人	(32)
二、铺陈排比、“奥衍”、“涩险”的诗风影响深远	(38)
三、对杂体诗创作的承先启后	(47)
四、冷僻俚俗的用典特征深受宋人的偏嗜	(52)
五、唱酬诗风沾溉后昆	(57)
第四节 皮、陆唱和现象浅探	(79)
一、皮、陆唱和的简要情形	(79)
二、皮、陆唱和的思想认识基础	(80)
三、皮、陆唱和与中唐浙东、浙西诗人群和韩孟、 元白的关系	(83)

第二章 皮、陆唱和诗论略	(90)
第一节 皮、陆交契与唱和诗的创作	(90)
一、相似的身世境遇和人生情趣	(92)
二、互相推崇诗才	(94)
三、基本一致的诗歌理论认识	(97)
第二节 《松陵集》里的皮、陆思想	(98)
一、皮、陆的隐逸思想与其异同点	(98)
二、皮、陆的隐逸与习禅慕道	(102)
三、皮、陆隐逸思想浓厚的人文品格	(105)
第三节 隐逸趣尚的真实展示	(112)
一、刻画山水,放情咏怀	(112)
二、览物兴感,写景抒怀	(115)
三、渔樵酒茶寓托隐逸情趣	(117)
四、借物寄情,抚迹寄慨	(127)
第四节 《松陵集》在诗体上的探索	(133)
一、句式上应有尽有	(134)
二、诗体上全面措笔	(135)
三、杂体诗牢笼古今	(138)
第五节 “宋调”的先导	(146)
一、“以文为诗”的诸特点及相关问题	(147)
二、“驰骛新奇”、率直浅切的诗风畅行	(154)
三、附论:“唐音”的余响	(161)
第三章 《皮子文薮》诗歌初探	(165)
第一节 复古主义的诗歌创作方式	(166)
第二节 “不空为文”的现实主义产物	(174)
第三节 崇古与求变并存的艺术特征	(183)

第四章 陆龟蒙诗歌论略	(193)
第一节 江湖散人的长吟(上)	(194)
第二节 江湖散人的长吟(下)	(203)
第三节 愤切时世的悲歌	(209)
第四节 唐宋诗风嬗变的标识	(220)
一、“唐音”的余绪	(222)
二、以“赋”法为诗——“宋调”的表现之一	(224)
三、追求奇异的风尚——“宋调”的表现之二	(229)
四、“触处成诗”——“宋调”的表现之三	(235)
五、“驰骛新奇”——“宋调”的表现之四	(237)
第五节 多方转益的创获	(241)
一、继承乐府民歌的传统	(243)
二、继承“古诗”的传统	(249)
三、附论：“天随子”的遗风余韵	(251)
第五章 皮、陆诗歌理论探析	(268)
第一节 《皮子文藪》的诗歌理论	(268)
一、阐扬儒家的“诗教”观	(269)
二、儒家“诗教”观笼罩下的乐府诗论	(272)
三、提倡“真纯”的文学思想	(274)
四、重视抒写个人失意不偶的情怀	(276)
五、富有见解的诗歌史论	(278)
六、对浪漫主义诗歌风格认识上的两重性	(284)
第二节 皮、陆《松陵集》的诗歌理论	(287)
一、以“诗教”说为中心的先唐诗歌史论	(287)
二、比较全面、深刻的唐代诗歌发展论	(291)
三、尚“变”的诗歌史观	(295)

四、尚“才”的诗歌理论	(298)
五、“自适”的文学观	(302)
六、诗体发展观	(307)
七、提倡诗歌风格多样化	(308)
八、肯定酬赠的诗风	(310)
九、追求逼真的艺术境界	(313)
第三节 《笠泽丛书》的诗歌理论	(314)
一、深受儒家“诗教”影响的几个论点	(315)
二、富有创新启发意义的几个论点	(321)
主要引用书目	(333)

第一章

皮陆述论

第一节 “皮陆”并称的由来及其含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两位或两位以上的作家相提并论的现象很多,即以唐代诗歌史而言,就有“王孟”、“高岑”、“李杜”、“韩孟”、“刘柳”、“元白”、“张王”、“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等。它们有的是时人就确定了称呼,也有的是出于后人的认识和概括。但是不管怎样,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出现并能够流传开来,无不都是人们对文学史上的某个事实或现象的揭示和认同的结果。本书所要研究的“皮陆”也正是如此。

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陆龟蒙被并称为“皮陆”,是在他们生前的事情。当时的一位诗人张贲,与皮、陆二人是朋友,过从甚密,颇为契合,诗酒酬唱,互相推重。就在张贲与皮、陆的赠答唱和诗里,他将他的这两位朋友合称为“皮陆”。张贲这样的诗篇有两首,现抄录如下。《和皮陆酒病偶作》:

白编椰席镂冰明，应助杨青解宿醒。
难继二贤金玉唱，可怜空作断猿声。^①

《偶约道流终乖文会答皮陆》：

仙侣无何访蔡经，两烦韶濩出彤庭。
人间若有登楼望，应怪文星近客星。^②

在这两首诗里，张賁没有采用唐人的习惯做法，称呼皮日休、陆龟蒙的行第、官职、郡望等，而是径直称其为“皮陆”，可见他与皮、陆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朋友关系。检《松陵集》（《四库全书》本），共收录张賁诗十五首，其中，他与皮、陆二人的唱和诗十二首，与陆龟蒙的唱和诗二首，与皮日休的唱和诗一首。另外，张賁还与皮、陆联句一首（《药名联句》），与皮、陆等人共同创作《夜会问答十首》。也就是说，收入《松陵集》里的张賁诗歌，全部是与皮、陆等人的应酬唱和之作。这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一次表明了张賁与“皮陆”之间十分亲密的朋友关系。他将“皮陆”并称，正是这种关系的一种自然的表现。这可以说是张賁直接称呼“皮陆”的第一层含义。

从以上所引述的张賁诗歌看，他将“皮陆”并称，显然也是对皮、陆诗才的高度称赞。这在他的其他一些诗篇里也表述得很清楚。如他在《奉和袭美醉中即席见赠次韵》里说：“桂枝新下月中仙，学海词锋誉蔼然。文阵已推忠信甲，穷波犹认孝廉船。”^③更对皮日休推崇备至。仔细考察起来，张賁的唱和之作，以皮日

① 《全唐诗》，7237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② 《全唐诗》，723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③ 《全唐诗》，7235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休的原唱为多,而陆龟蒙的原唱则较少。但这似乎并不能认为张贲与皮日休、陆龟蒙之间有什么亲疏之分,更不能以此来论定他对皮、陆二人的诗才有高下轩轻之意。要注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唐懿宗咸通十一二年(870~871)的松陵唱和时,皮日休已经在咸通八年进士及第,此时又是吴郡从事,社会地位高于陆龟蒙,诗名也比较大。所以,他们的唱和,总体上也以皮日休的原唱为多,正反映了当时他们之间交往的基本格局。至于说到张贲推崇皮、陆这一问题,我认为他对皮、陆的诗才都是很佩服的。这是张贲将“皮陆”并称的第二层含义。

张贲将皮日休、陆龟蒙直接并称为“皮陆”,也表明了皮日休、陆龟蒙之间非常特殊的关系。清人余成教从考察皮、陆的诗歌出发,对此作了仔细深入的论析。他说:

晚唐诗人之相得者,以陆鲁望龟蒙、皮袭美日休为最。陆寄皮云:“将生皮夫子,上帝可其奏。并包数公才,用以殿厥后。”又云:“鹿门先生才,大小无不怡。就彼六籍内,说诗直解颐。不敢负建鼓,唯忧掉降旗。希君念余勇,挽袖登文陴。”又云:“鹿门皮夫子,气调真俊逸。截海上云鹰,横空下霜鹞。文坛如命将,可以持玉钺。”皮寄陆云:“惟有陆夫子,尽力提客卿。各负出俗才,俱怀超世情。”又云:“相逢似丹漆,相望如朏朏。论业敢并驱,量分合继躅。”又云:“既见陆夫子,弩心却伏膺。结彼世外交,遇之于邂逅。两鹤思竞闲,双松格争瘦。”玩两公往复称述之辞,皆有一种相视莫逆之心,如陆所云:“俱怀出尘想,共有吟诗癖。”皮所云:“我思方沉寥,君词复凄切。”真意孚洽,不比后人之退有后言,

而面相标榜也。^①

余氏意在强调皮、陆二人互相之间的真挚情谊,从人格、节操到诗才、学问都彼此推重的事实。而张贲称呼他们为“皮陆”,也应当与他深切地了解皮、陆二人的交契极深有着很大的关系,只是他在当时没有也不需要作出具体的说明罢了。这也就是“皮陆”的称谓出现在他笔下的第三层含义。

张贲将“皮陆”并称,又是他注意并重视皮、陆大量创作唱和诗这一突出现象的结果。收录在《松陵集》里的张贲诗歌,除了《旅泊吴门》、《送浙东德师侍御罢府西归》二诗是他首唱以外,其余都是他与皮、陆等人的应酬之作。张贲自己的创作如此,他对皮日休和陆龟蒙之间更为频繁的唱和,因此产生了数百首的唱和之作,当然看得很清楚,感受也非常深刻。所以说,张贲将“皮陆”并称,实际上是对皮、陆唱和的一种认同和激赏。后来的论者,有不少人正是这样认识皮、陆的并称的。这方面的言论非常多,较早的如宋代龚明之说:

皮日休,字袭美,唐咸通十年为郡从事。居官才一月,陆鲁望以所业见之,自此交从甚密,更迭唱和,无虑数百篇,总目之曰《松陵集》。^②

他的这段话说皮、陆相交是从诗歌开始的,进而“更迭唱和”,显然肯定了“皮陆”并称的缘故即在于此。明代的胡震亨则直截了

① 余成教:《石园诗话》卷二,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1775~17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② 龚明之:《中吴纪闻》,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当地表述：“皮、陆以萍合唱和吴中，因而齐称。”^① 龚、胡的意见，都可以作为张贲之所以将“皮陆”并称的佐证。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张贲与皮日休、陆龟蒙的唱和之作里，有几首是次韵，如《奉和袭美醉中即席见赠次韵》、《和袭美醉中先起次韵》二诗，题中即已标明。而《和皮陆酒病偶作》诗，与皮日休《酒病偶作》诗对读，知其也是次韵之作。《酬袭美先见寄倒来韵》诗，与皮日休《寄润卿博士》诗的用韵相同，只是将皮诗所用的韵字依次首尾颠倒，即“倒来韵”，比一般的次韵之作，其艰难和巧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可以证明，张贲在与皮、陆的交往中，对他们的和韵方式是很醉心仿效的。他将“皮陆”并称，不会没有注意到皮、陆唱和特别是其中大量的次韵唱和的现象。文学史上的“皮陆”并称，就是因为他们以唱和尤其次韵风气而受到文学史家格外关注的。这一基本的含义，应当说，早在张贲将其并称时就已包含在内了。这一点，可以看做是张贲将“皮陆”并称的第四层含义。

第二节 “皮陆”并称的文学史意义

自从张贲将“皮陆”并称，并使之实际上含有了一些文学史的含义之后，经过了一段不太长的时间，这一名称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同而为论者所习用。这只要看一看五代和宋朝的一些资料，就很清楚了。究其原因，除了张贲将他们并称为“皮陆”已经成为事实以外，恐怕还与陆龟蒙将他们以及其他诗友的唱和之

^① 胡震亨：《唐音癸签》，2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作编辑成集,皮日休命名为《松陵集》,并为之作序加以鼓吹,而此集实以他们二人为主也有很大的关系。

五代王定保说:“陆龟蒙,字鲁望,三吴人也。幼而聪悟,文学之外,尤善谈笑,常体江、谢赋事,名振江左……诗篇清丽,与皮日休为唱和之友,有集十卷,号曰《松陵集》。”^① 宋孙光宪也说:“(皮日休)寓苏州,与陆龟蒙为文友。”^② 他们都是与皮、陆相去不远的学者,都注意到了皮、陆之间的朋友关系以及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互相唱和的情况。他们没有简捷了当地运用“皮陆”的称呼,可能是因为行文的缘故。真正进入宋代以后,大凡谈到皮日休、陆龟蒙的论者,一般都直接称他们为“皮陆”。如北宋初,钱易汇编有关唐五代的故事,其中一则就说:

严恽,字子重,善为诗,与杜牧友善,皮、陆常爱其篇什。^③

显然,宋初的人们对“皮陆”已经比较熟悉了,钱易才会这样直接称呼他们。否则,一部笔记类的著述是不大可能这样行文的。到了北宋中后期,“皮陆”就成为更加习见的称呼了。如王得臣《麈史》说:

吴松江有洞庭山,韦苏州诗,皮、陆唱和所言“洞庭”,及近时子美诗曰“笠泽鱼肥人脍玉,洞庭橘熟客分金”,皆在吴江矣。^④

① 王定保:《唐摭言》,79页,《丛书集成》本。

② 孙光宪:《北梦琐言》,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③ 钱易:《南部新书》,5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④ 王得臣:《麈史》,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这一段话,点到唐宋两代的四位诗人,采用了不同的称谓方式,或用地名(韦应物曾官苏州刺史,故称韦苏州),或称其字(苏舜钦字子美),或用其简捷的合称(皮、陆)来指称他们,表明这些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了,人人皆知,点到即可。北宋张耒有一首诗,题目为《伏暑日唯食粥一瓯尽屏人事颇逍遥效皮陆体》^①,由此可见,皮日休、陆龟蒙的唱和诗所形成的独到风貌被人们称为“皮陆体”,同样也是当时诗坛上的常识了。惟有如此,张耒才会这样直接称述,并进行效法。

南宋时期,人们在提到皮日休、陆龟蒙时,一般都径用“皮陆”。如洪迈在谈到晚唐诗人严恽《惜花》诗时说:“前人多不知谁作,乃见于皮、陆唱和集(按,指《松陵集》)中。”^②范成大记述晚唐崔璞为苏州刺史,皮日休为其从事,“其去郡,皮、陆皆有和篇”^③。陆游为一位朋友的诗集作序,在追溯其家学渊源时说:“唐有李推官,以诗名当代。其家传遗诗得数百篇,以诗考之,盖与皮、陆同时欤?”^④刘克庄不仅在诗论里称“皮、陆皆唐季诗客”^⑤,而且还在诗歌里评述其友人的作品时说:“险韵森严压皮陆,短章高雅逼韦陶。”^⑥至于南宋后期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里批评唐宋诗人“和韵诗”的弊病时,其中就包括“皮陆”,更

① 《张耒集》,2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② 洪迈:《容斋随笔》,123页,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③ 范成大:《吴郡志》,90页,《丛书集成》本。

④ 陆游:《宣城李虞部诗序》,《陆游集》,21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⑤ 刘克庄:《后村诗话》,2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⑥ 刘克庄:《题后林李伯高诗卷》,《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三十八,《四部丛刊》本。

是学者们所熟知的^①。凡此数例,都可以确切地说明,在宋代,“皮陆”这一名称已经是人所共知的说法了。

如我们在上文所说,张贲称呼“皮陆”实际上是具有文学史的意义。到了宋代,人们在普遍称述“皮陆”的同时,对他们二人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也就认识得更为全面、深刻了,因而从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两大方面,曾对之作出过许多评述。延及元、明、清时期,论者仍然不断有所论列。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数端。

一、唱和诗的大蠹

“皮陆”并称,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地写作应酬唱和诗。他们唱和诗的结集《松陵集》,能够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从上文所谈到的张贲与皮、陆之间的交游、创作的概述中,也可以略见一斑。后来的文学史家在评述皮、陆时,对此都极为关注,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以下,我们不妨比较仔细、深入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从而使人相信,“皮陆”在唱和诗的发展中确实有着重要的地位。

(一)在从“和意”到“和韵”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诗歌创作中的应酬唱和现象,早在汉末建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但那时诗人互相酬赠,一般都是自述胸臆、自抒怀抱,比较

①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193~1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随便自由,没有多少约束,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声律形式上的束缚。古人所谓“和意不和韵”,就是这个意思。一直到盛唐、中唐之际,唱和诗仍然是以“和意”为主导倾向。洪迈《容斋随笔》里有一段话,对此说得很清楚。他说:

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观《文选》所编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三谢诸人赠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载。姑取杜集数篇,略纪于此。高适寄杜公云:“愧尔东西南北人”,杜则云:“东西南北更堪论。”高又有诗云:“草《玄》今已毕,此外更何言?”杜则云:“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严武寄杜云:“兴发会能驰骏马,终须重到使君滩。”杜则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杜公寄严诗云:“何路出巴山”,“重岩细菊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时”,“篱外黄花菊对谁,跂马望君非一度”。杜送韦迥云:“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迥云:“相忆无南雁,何时有关章?”杜又云:“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郭受寄杜云:“春兴不知凡几首。”杜答云:“药裹关心诗总废。”皆如钟磬在虞,叩之则应,往来反复,于是乎有余味矣。^①

他以盛唐大诗人杜甫与几位诗人唱和的实例,说明了这一时期诗人之间的唱和仍然以“和意”为主,并给予称赞。其实,如果进一步考察大历后期以颜真卿、皎然为代表的浙西联唱诗人群的

^① 洪迈:《容斋随笔》,134~135页,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唱和诗,便可以看到,他们还是主要以“和意不和韵”为基本做法的^①。

但是,在另一方面,随着齐梁时期声律理论的出现,并施之于诗歌创作实践中,近体诗产生、发展、成熟起来,文人喜爱以此斗工求巧的习气也随之滋长,最终导致其向唱和诗这块园地蔓延,以满足文人逞才使气的心理需要。这样,唱和诗里刻意讲究声韵的“和韵”诗就应运而生了。考察从南北朝诗人的“赋韵”,到唐代诗歌里“和韵”现象的产生发展情况,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和韵”诗成为一种流风,应该也是中唐时期的事情,代表人物是白居易、元稹。到了晚唐,此风更炽,皮日休、陆龟蒙则成为其中的代表者。宋人张表臣说:

前人作诗,未始和韵。自唐白乐天为杭州刺史,元微之为浙东观察,往来置邮简倡和,始依韵,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数十言,篇章甚富。^②

对于他的这个说法,诗论家一般表示认可。如清贺裳就说“和韵”诗“始于元、白作俑”^③。南宋严羽则从批评的角度说:

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

① 参顾真卿编:《吴兴集》,贾晋华辑校,见贾著《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② 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何文焕辑《历代诗话》,4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③ 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2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